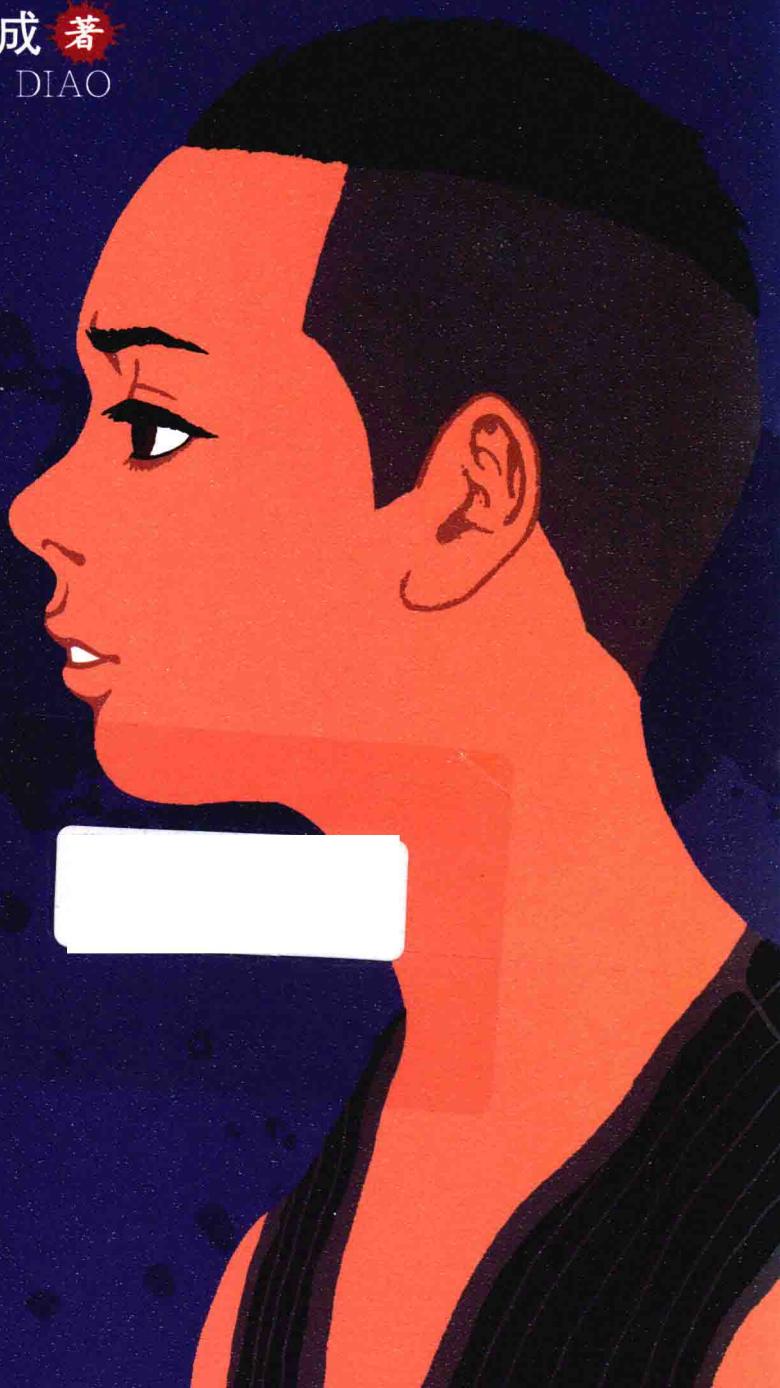


# 神雕

张品成 著

SHEN DIAO



张品成著  
SHEN DIAO

明天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神钓 / 张品成著. — 济南 : 明天出版社, 2018.5  
ISBN 978-7-5332-9752-7

I. ①神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9455号

## 神 钓

Shen Diao

张品成 / 著

出版人 傅大伟

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明天出版社

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19号 邮编：250003

<http://www.sdpre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济南新先锋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 110千字

印 张 16

印 数 1-20000

I S B N 978-7-5332-9752-7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 0531-82098710

# 第一章

响水潭

二

一

老爷怪怪的

后来他们给村子取名叫禾丰



# 目录

## 第一章

- 响水潭 ..... 1
- 后来他们给村子取名叫禾丰 ..... 7
- 老爷怪怪的 ..... 11

## 第二章

- 戴家二少爷到底回来了 ..... 19
- 他们说王霸是脚鱼的大舅 ..... 23
- 你还真以为你是脚鱼的亲戚呀 ..... 29
- 人又不是脚鱼 ..... 35

## 第三章

- 我们活我们的 ..... 43
- 他相信他的这个朋友做得到 ..... 47
- 那屋子人去屋空 ..... 50
- 你们拆人家的屋 ..... 55

## 第四章

- 一 名师出高徒 ..... 61
- 二 王霸去了镇里的那家馆子 ..... 67
- 三 我出师了 ..... 72
- 四 事情没那么简单 ..... 78

## 第五章

- 一 你出门去看看风景 ..... 85
- 二 谁给那木桩戴了顶帽子 ..... 89
- 三 二少爷的病要这偏方 ..... 94
- 四 屋漏偏逢连夜雨 ..... 100

## 第六章

- 一 人倒霉盐缸也生蛆 ..... 105
- 二 都是命 ..... 109
- 三 日子是熬出来的 ..... 114

## 第七章

- 一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..... 121
- 二 禾丰似乎有了一场轰动 ..... 125
- 三 煎蒸煮煲皆美味可口滋补养人 ..... 128

## 第八章

- 一 似乎每个毛孔都满是仇恨 ..... 135
- 二 戴功才走火入魔 ..... 140
- 三 流年不利呀是非横生 ..... 143
- 四 世事难料 ..... 147

## 第九章

- 一 叫神仙来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..... 155
- 二 入土为安 ..... 159
- 三 枉费了你一身好手艺 ..... 163
- 四 枪口抵在了他的额头上 ..... 167

## 第十章

- 一 他们杀人不眨眼 ..... 173
- 二 让达仁老爷无法入眠的却是那个谜 ..... 177
- 三 有什么在达仁老爷脑壳里闪了一下 ..... 182
- 四 谭半仙给日本人带的路 ..... 185

神钓

## 第十一章

- 一 寺内寿三想吃更多的脚鱼.....193
- 二 我发誓不在禾丰捉脚鱼了.....197
- 三 尊塘里一只脚鱼也不见了.....202

## 第十一章

后记.....227

- 创作谈：张品成与本书责任编辑的对话.....233
- 书评：儿童性·历史性·传奇性.....238



## 一 响水潭

王霸和方忠坐在潭边的那块大石头上。

那潭叫响水潭，就让人有想象了。那潭不一般，水流很大，且比一般的流瀑要高。从很高的崖上落下一股大水，才能在那儿砸出轰隆隆的巨响。响水潭确实那样，名副其实。流瀑水流大而急，从那叫九丈崖的顶端跌下来，弄出惊天动地的响。

他们常坐在那儿。说不上那地方有什么好，当然景致很不错。是哟，有山有水，有高有低，有崖有岭。花是花，草是草，山脚处翠的是竹，岭上绿的是树。有鸟有小兽，鸟或一只或一群突然就叫着飞出林子。小兽不叫，悄无声息地蹿走。这么些景致，山里随处

可见。这是山里，应该一切不缺。

不一般的，是面前这条流瀑。一条流瀑从高处崖头扯下来，如长长白帛。流瀑跌入潭中，鼓无数细泡在潭水中拱涌。似乎那些精灵觉得这还不够猖獗，就漫起了雾，云蒸霞蔚。雾往四下里弥漫，就在草尖、叶尖凝成水珠。人坐得久了，发梢、眉角也缀满水珠，湿湿凉凉。在那轰响中，一切都湿漉漉的。有日头时，往日头看，日头也水蒙蒙的，不刺眼睛。那时能看到一道彩虹，那七彩半弧，被纱一样的雾幔绕了，也是山中一绝。

两个伢抹抹脸，抹出一手水渍。

他们对那一切有些麻木。他们天天看，再新鲜的东西也看得没什么好了。一碗肥肉是好东西，你天天吃试试看，腻得你反胃。

王霸和方忠，他们却老想往响水潭去。他们坐了一会，然后就不安分了。他们老想往潭里扔石头。每次在响水潭边坐了，手总不能闲，往潭里扔石头。

潭边有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都是好看的卵石。每到这地方，王霸和方忠就往潭里扔石头。其实不是扔，是砸，往那潭里砸石头。他们像对那潭水有深仇大恨一样。每到这地方，他们什么也不干，先往潭里砸一通石头。

“哎哎，你们跟响水潭有深仇大恨呀？”这话是戴元开说的。

戴元开和王霸、方忠一样，也是孤儿，没爷没娘。

禾丰就三个孤儿。但戴元开和王霸、方忠不同。戴元开姓戴，也是戴家祠堂里的族人。虽说因姓戴，是戴家祠堂里的人，没爷没娘被达仁老爷收留在戴府，可做的是长工活，有时甚至连长工也不如。

戴元开他爷犯了族规，遭戴家祠堂装进猪笼，沉入了响水潭。

戴元开他爷在山里采药，碰到一队男人。

那些人很和气，说：“老乡，齐源怎么走？”

戴元开他爷说：“远哩。倒是有条近路，但你们不晓得走。”

那些人里有个男人掏出两块银洋在掌心里掂了，弄出一种诱人响声。戴元开他爷的眼就放亮了。但他没张扬，他忍了，揉着两只巴掌。男人又掏出一块。戴元开他爷心花怒放了，做了那些男人的向导。

那天夜里，齐源的大户况家老爷家就被打了土豪。

三块银洋叫戴元开他爷心花怒放，嘴痒痒，到处张扬了说。齐源的事，就和他扯上干系了。

这还了得？！达仁老爷的大婆是齐源况家老爷的妹妹。就是说，齐源况家是老爷大婆的娘家，况老爷是达仁老爷的大舅，况家老爷是达仁老爷的岳父。

这就捅马蜂窝了，惹祸了。不是一般的祸，是杀身之祸。

那天，戴元开一家正吃着晚饭，几个汉子闯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把戴元开他爷五花大绑了，押到祠堂前大坪上。

“你竟然为共产党带路！”

“他们出三块大洋。”

“三块大洋你就通共？”

“鬼晓得嘛，他们只说去齐源，鬼晓得他们把况老爷家给弄了嘛。”

“通共就是死罪！”

由不得戴元开他爷申辩了，有人往他嘴里塞了团脏抹布，然后就把他塞进了猪笼里。猪笼被绑在了木梯上，几个后生抬起了木梯。

没人说话，没人，但都知道下面该干什么。

黄昏，天有些死气沉沉。四周很寂静，只听得一两声归鸟啼鸣，还有就是戴元开他爷被布团堵塞了嘴想叫又叫不响的沉闷声音。昏暗中，人们看不见他裤子已尿湿了大片。戴元开他爷没想到，只是为了三块银洋就把命丢了。

戴元开他爷沉了潭，戴元开他娘改嫁远走他乡，戴元开就成了孤儿。

戴元开老往王霸、方忠两个跟前凑。

你若以为戴元开找玩伴，找说话的人，你就错了。你若以为他同病相怜想和王霸、方忠两个套近乎，你就错了。

戴元开往王霸、方忠身边凑，是要昂了头大了声音说话的。他就为这。他就为找点感觉。在禾丰，族里人老老少少眼里都没戴元开。戴元开抬不起头，人前过，灰个脸低三下四的。族里人看不起他，他只能一个人待着。放牛，砍柴，打猪草，独来独往，但也憋闷，久了就想找人说个话。他想在和人说话时也直起脖子，昂起头。

他往王霸、方忠身边凑。

“你们跟响水潭有仇呀？你们那么砸潭？”

王霸和方忠往高处看，戴元开站在那块大石头上趾高气扬。

方忠总是要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？我们做什么关你什么事？”

然后戴元开就叨叨：“怎么不关我事了？我是戴家祠堂的人，这片山和这片天都是戴家的。”

方忠就会回一句：“祠堂是戴家的朝廷呀？”

“就是就是！”戴元开说。

“祠堂就是朝廷。朝廷把你爷沉了潭，你爷死在这口潭里。”

“死这死这好了。”

“你看你说好了，有一天你也会死在这口潭里。”

沉潭是受罚，死都没个好名声，戴元开当然不高兴：“你才不得好死！”

“不得好死的是你爷！”

然后，就是一通对骂。

这一回却没有。王霸和方忠没给戴元开黑脸，一脸的平静。

王霸指了指响水潭：“你看它像什么？”

戴元开愣了。他准备跟这两个伢打嘴仗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这。他憋闷得难受，实在憋不住了就会来这么一回。他要跟王霸

和方忠吵一架。

但这回目的没达到，人家不跟他吵，人家问他，那口潭像什么。他真看了看，看不出。

“看不出哩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个鬼！”

“是看不出嘛。”

“仔细看，看看像谁的脸？”

“我看了，看不出。哪有水潭像人脸的？”

“像你们戴家人的脸！”王霸愤愤地跳出一句来。

戴元开就俯了身看潭。窄长的一处水面，还真像一张瘦人的脸。

有些山形地貌不能较真看，较真了就能看出像某种东西。如壶山，一定形同一只茶壶；鼓岭，必像只鼓。山形石势，你看了像什么它就像什么，比如狮、虎、猪、狗什么的，越看就越像。

戴元开盯了响水潭看了一会儿。

“咦？”他那么喊了一声。

看看，的确像戴家老爷。

“原来这样啊！原来因为这个你们往潭里扔石头啊？你们砸戴家老爷的脸？”

“你说的！”

“你们说的！你们刚刚说的！”

“我们说戴家人的脸。”

“达仁老爷也是戴家的呀！”

“你那么说，就算说了吧！”

“你们敢砸戴家老爷的脸？”

“砸了就砸了，又能怎么样？”

戴元开没再说什么。他踢了一脚，踢翻了崖边的一块石头。石头飞坠入潭，砸出很响的声音。

王霸和方忠朝崖顶望去，戴元开立在那，似木桩一般。

“你也砸潭？你也跟了砸戴家人的脸？”

“我没砸！”

“没砸石头能自己飞下来？石头又不是鸟也不是蛤蟆。”

“砸了又怎么样？”戴元开突然吼道。

他从高处往潭里掀石头，疯了样。潭里水声如雷，一阵阵雷鸣轰响。然后是水花，水花在水雾中溅起。最后才是水波，涟漪频起。

王霸和方忠看着看着，都笑了。

“砸吧，知道你为什么砸。”王霸说。

戴元开停下来，歪了脖子，眼白朝天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恨戴老爷，你恨戴家祠堂。”王霸说。

“我不恨。”戴元开说。

“那你砸？”方忠问。

“我砸我自己，不行吗？”戴元开说。

王霸和方忠愣住了。他们没想到戴元开会冒出这么一句。

其实不仅老爷，整个戴家的人脸都窄长，也就是人常说的那种刀把脸。

王霸和方忠互相看了看。

王霸说：“回吧，我们回。”

他们往那个叫禾丰的村子里走。身后，戴元开孤零零站在崖头，响水潭里水依然响着。



## 二 后来他们给村子取名叫禾丰

戴家的宅院很大，宅子有三进，后宅有四间房，前宅有三间房。宅子前面有大大的天井，天井里种着许多花木，天井后面是后宅，后宅有四间房，每间房都有一个大大的窗户，窗台上摆着许多盆栽，窗台下是木制的长凳，长凳上坐着许多老人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休息，有的在打盹。

达仁老爷正坐在宅院大门边老墙根下抽水烟。

水烟壶是铜制的，有些年头了，是达仁老爷他爷的爷留下的。他爷的爷留下的宝贝不少，但常捏在达仁老爷手里的只有这一样。其实，他爷还在世，只是病怏怏的，一直卧床不起，已经不能使唤水烟壶了。达仁老爷就接了过来。不是那水烟壶好使，是那东西像把权杖，象征了禾丰的最高权威。

禾丰据说原来也就崇山峻岭中的一小块平畅处，长满了冬茅。戴家的祖宗找到这地方时，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

那男人说：“就这了就这了。”

有人问：“为什么就这了？”

戴家祖宗说：“风水好嘛。你看，东面无遮无掩，西有屏障。紫气东来，注满了红。夕阳早早隐于林，红透了天。红翻天哟，这地方好！”

又有人说：“不长竹，不长木，只长冬茅。”

戴家祖宗说：“是冬茅吗？我怎么看去像禾哩！”

戴家在此落脚，其实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说法是：太平军落败，幼天王洪天贵福带了残部往这地方逃。清兵追至，无路可走。戴姓的一队人马杀了异姓，将财宝私吞，躲进这大山里存身，一代代下来，有了戴家祠堂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：那年这一带发过一场大水，淹了许多村庄。戴家的老祖宗却在大水将临的前三天里梦见了将有天灾将至，带了族人进山，找到了这块去处。

但后人大多倾向于前一种说法，因那说法更接近真实。

这说法不是没有根据。史载，清朝同治三年，太平天国天京被清军攻陷，洪秀全的儿子即幼天王洪天贵福，由干王洪仁玕率太平军护卫进入了江西境内。是年九月，他们在江西遭到清兵袭击，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捕后囚禁在石城县桂花巷桂花屋。干王洪仁玕、尊王刘庆汉、昭王黄文英、恤王洪仁政相继蒙难。其残部各自亡命天涯，其中的一队逃入这一带山中。

那笔财宝，当然为人垂涎。清兵那个管带，发誓要找到戴家的人为清廷斩草除根。其实，他牵肠挂肚的是那笔财宝。可是，他带了一营的兵卒搜遍这一带大山，硬是一无所获，最终扫兴而归。

禾丰就是那么个地方。戴家的祖宗说，戴家和禾丰有缘。

那天，一群残兵败将携家带口往山里走，走走，就感觉山穷水尽了。面前突然就现出一大丛茅草。戴家的祖宗说要解个手去，就钻到茅草丛里。

出来时，他呼天抢地：“哎呀呀，那里崖石裂了个缝哩！”

大伙就都去看。那不是一般的缝，最窄处也足有两尺。鬼斧神工呀！一座近百米高的巨大石头山，整个被什么一劈为二。他们“呀呀”喊了一会，就往那条缝里摸索了走，走着走着就找到那片平坦地方了。他们又“呀呀”了好一会，就在那地方搭棚子住下了。

后来，他们给村子取了个名叫禾丰。

再后来，戴家族谱里记载了那事：“命不该绝，天赐宝地……后有高崖绝壁，前只一线天唯一门户，盗难寻，寇难攻。万不得已，以磊石封一线天，万夫莫奈。”

但无论如何，达仁老爷他爷，还有他爷的爷——戴家的老祖宗，对这地方心满意足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天高皇帝远，我就是皇帝嘛。山中无老虎，别说猴子，就是老鼠也称王。

达仁老爷一早一晚，总要捏了那把烟壶在那儿吸烟。

老墙上漫长了苔藓，墙角永远潮着，漫一股霉腐气味。这气味中还夹杂了鸟粪、腐木味，很特殊，但不好闻。

那棵樟树有年头了，枝往檐角蔓伸。一早一晚都有鸟，不是一两只，是一大群，千百只栖在高枝上，早也屙粪，晚也屙粪，总有几颗会掉在达仁老爷的头顶。

有人说：“老爷，鸟欺你哩，往你头上屙屎。”

达仁老爷嘴角动动，算是笑。他总是那么笑，抿个笑，挤个笑，有些神秘，有些威风，阴不是阴，阳不是阳，让人捉摸不定。达仁老爷要的就是这效果。老爷嘛，禾丰的皇上，要有尊也要有优。达仁老爷当然不做活，养尊处优嘛。

一早一晚，达仁老爷坐宅院大门边老墙根吸水烟，弄出咕噜咕噜的响。起初谁都皱眉，弄不清达仁老爷为什么这样。

有人说：“他看风景。”

有人反驳：“看风景还闭眼睛？”